

爱廉说·中国廉政文学作品精选

赶考

报告文学卷

周 明 主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爱廉说·中国廉政文学作品精选

赶考

报告文学卷

常炯人等主编
藏书章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赶考：报告文学卷 / 周明主编. --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 9

(爱廉说·中国廉政文学作品精选)

ISBN 978-7-5174-0454-5

I. ① 赶… II. ① 周… III. ①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0595 号

赶考：报告文学卷

GAN KAO: BAO GAO WEN XUE JUAN

周 明 主编

责任编辑：安乐明

责任印制：李 华

出版发行：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100053)

发行部：(010)66560933 门市部：(010)66562755

编辑部：(010)59594610 出版部：(010)5959462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4

字 数：17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7-5174-0454-5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报告文学作家大有作为的时代

周 明

报告文学作为文艺轻骑兵，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作家们塑造的那些闪烁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一直燃烧着希望的光芒，照耀着读者的心灵，温暖着人们的心扉，不断地给社会传递着正能量。在当下，在为实现“中国梦”奋进的历程中，我们尤其需要报告文学给我们带来正能量的“英雄”人物形象。而人心对“英雄”的向往，又反过来使报告文学成为在反映时代英雄事迹方面更不可或缺的文学艺术形式。

报告文学赖以存活的生命源泉是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仅是作品内容的特色，也是它的文学性即艺术性的基石，它与新闻报道所要求的那种事实的客观性在本质上是想通的。这种真实性的表达，使报告文学的感染力更强，张力更加丰富，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这本《赶考》（《爱廉说·中国廉政文学作品精选》报告文学卷），给读者报告的就是一批绝对真实的廉政“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廉洁奉公。他们在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艰苦朴素高尚作风的同时，竭尽心力和智慧为大众、为百姓谋福利，其精神与风骨感天动地。这些主人公们的廉政实践，展现出了时代所倡导的清风正气和执政为民

的情怀，传递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对社会与理想的付出与贡献，成就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坚定了人们以廉洁战胜贪念，以美善战胜丑恶的信念，坚定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纵观《赶考》全卷，集可读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风格鲜明，人物鲜活，用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足以激发起我们对时代精神的认同与对理想信念的追求热情。

英雄永远值得仰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形势正发生着新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我国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都发生着激奋人心的事情。这是作家们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大有作为的时代。而文艺源于人民，只有扎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与人民群众同心同行，文艺创作之源才永不干涸，文学艺术之树才能永葆常青。随着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深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报告文学作家们巨大的为新时代创作的激情已经被激活，他们深入生活，沉下身子，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正在不断推出富有新时代特色的文艺精品力作，仅在廉政题材创作领域里就已经出现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美好情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随着报告文学作家在廉政题材的广度、深度等方面的进一步拓展挖掘，无愧于新时代的“高峰”之作将为期不远！

目录



contents G

赶 考

——西柏坡感恩 李春雷 / 1

本 色

——记开国大将黄克诚 窦孝鹏 / 39

两套房子和遗嘱

——一位财政部长的廉洁事 宁新路 / 54

遗 物 是 金 李七修 / 67

军中审计官 陈照明 / 88

让兰辉告诉世界 谭 楷 / 98

心底无私天地宽

——追忆我的父亲郭进忠 郭华丽 / 143

尕布龙的高地 辛 茜 / 151

人生一粒种 漫山木麻黄

——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

..... 吴 焰 赵 鹏 孔祥武 / 181

焦裕禄 2.0: 廖俊波的 48 年“樵夫”人生 韩雨亭 / 194



赶 考

——西柏坡感思

李春雷

人民，是永远的江山！

群众，是永恒的考官！

2014年3月的一个周末，我又一次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村。

小村的南面，是群山环绕的岗南水库，一汪烟波浩渺的春水。岸边是一株株扁扁圆圆的柳树和杨树。满树的枝条已经泛青和软化，蠕动着密密麻麻的绿豆模样的鹅黄，远远望去，像是一片片缥缈的青烟。一群群精精灵灵的山雀、鹌鹑和斑鸠，在青烟袅袅间嬉闹着、追逐着，忽地又呼啸着冲向湖面，碎成了一粒粒细微的尘影……

65年过去了，时间的背影，已经远逝。当年的西柏坡，早已沉睡在水库的泥底中，封存在历史的记忆里。

晚饭后，我独自围绕着小村散步。寂静的夜幕里，四野无声。山里的月亮白白胖胖，干干净净，像是一位儒雅的书生朋友，与我形影相随，谈论古今。

在旅游的喧嚣中忙碌一天的中央大院，终于安闲下来了，在月光下静静地蜷卧着，悄悄地闭上了眼，像是在沉睡，又像是在沉思。

我远远地端详着它，隐隐约约中，似乎又看到了那一盏盏朦朦胧胧的灯影，闻到了那一股股浓浓淡淡的花香，听到了那一阵阵窸窣窸窣的细语……

应该说，国共和谈破裂之后的1947年，是中共历史上极端危机的时期。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进攻；1947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25万兵力，在100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全力进攻中共的核心所在——陕甘宁边区，其气焰之汹汹，大有巨石击卵、饿虎扑食之势。而中共在延安周围的部队，不足3万人。黑云压城，岌岌可危，千钧一发。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中央军委紧急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要求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地区阻敌十天至两个星期。但面对20倍于我的强敌，阻击部队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3月18日，中共中央被迫撤离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延安。

虽然有不少专家和图书强调撤离的主动性和从容性，但也有大量史料记载胡宗南在窑洞里缴获了中共首脑的日记本和私密用品等等。

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一个800多人的国家”的中共首脑机关的男女老幼，在配备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追杀下，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小河村、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一线，昼伏夜出，餐风宿露。

3月底，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在彭德怀部队的掩护下，留守陕北，但改名换姓，各取代号为李德胜、胡必成和史林等；而刘少奇、朱德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向华北方面转移，担负中央委托之任务。

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山西省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明眼人可以看出，分开的三路人马，均是文武搭配，自成体系。

中共中央这是出于全面考虑，作出了最坏打算。如果出现不测，中国的红色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啊。

但是，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形势便发生了神奇变化，柳暗花明，云开日出，天翻地覆，乾坤逆转。

从1947年3月逃离延安，到1949年3月移榻北平问鼎中华，奠基建国。胜利到来之快，大大出乎世界之预料。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戏剧性的大逆转！

盛衰之理，胜败之道，个中玄机，其谁得知？

当代关注和研究危机公关的达人们，实在应该深入探幽这其中的潜移默化。中共的领袖、将士和群众，如何精诚团结，上下同欲，共赴危难，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扶大厦之将倾。这似乎比中共历史上化解的历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要惊险得多，精彩得多，成功得多。

而见证这一人类奇迹的，就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小小村庄。

西柏坡，实在是中国共产党的福地！

1. 千年一凝眸

其实，历史的脚步选择在西柏坡驻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在此之前，随着形势变化，中共总部机关曾设想从延安迁出后，向大城市和大平原靠近。但迁到哪里呢？先是凝眸淮阴，后来聚焦承德和哈尔滨，随着战局危急，又倾向于晋西北、晋冀鲁豫或晋察冀。

匆匆忙忙的枣林沟会议，对中央工委的落脚之处并没有明确，只是约略而言“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但到达晋察冀之后，按照中央“停留一段时间，了解和解决该地区军事行动问题”的指示，确定暂时留驻。在此期间，聂荣臻曾盛情挽留。

时任中央工委书记的安子文后来追述：“这时晋察冀领导同志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会后向中央作了请示，毛主席回电批准留晋察冀。”

西柏坡村始建于唐代，原称柏卜村，古时因村北的坡岭上松柏苍翠且与东柏坡村相对居西，故取名西柏卜。民国年间，改为现名。

中央选择这里，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县是红色老区，群众基础好，是著名“拥军模范”戎冠秀的故乡，也是风靡各大解放区的歌剧“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乡，更是保卫中央总部的“平山团”的故乡。

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势。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太行余脉由西南而东北，峰峦起伏，山岗连绵，地势险要。而西柏坡的东西面各有一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双臂，形成一个马蹄形腹地，将小村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军事专家分析说，背靠大山，面临平原，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若战局顺利，可东出华北大平原，占领石家庄，控制京广铁路，进而向南北延伸，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

当时的西柏坡村，是什么样子呢？

只有 85 户，325 口人，散散碎碎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村民大多是贫农和中农，只有一户段姓地主，有文化，很开明，与村民相处融洽。

小村的东部，是一座小山包，土名老鼠岭，岭前岭后散落着几户人家。

若征用这一片地方，岭下开挖防空洞，四周办公住宿，不啻是一个既隐秘又安全的机关场所。

于是，通过村长与村民商谈，老百姓十分配合，爽快地答应了。

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委，是1947年5月进驻的，对外号称“工校”。

为什么是“工校”？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着一番特殊寓意呢。工人，工厂，工业，工业化，其中凝含着共产党的理想和未来。

2. 耕者有其田

当年，各解放区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其实，农民们并不在乎头顶上的“天”，那些空空荡荡的蔚蓝和明朗，都是文人的浪漫和梦想。他们最在乎的是“地”——脚下实实在在的黑土地、黄土地或红土地。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提出过类似“均土地”的诉求。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作为其“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

应该看到，给农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国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个别主张，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战争需要，将平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对某些地方照顾太多，少数干部借机多分土地，贪污公粮公款……

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少奇，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

关于这条著名的恶石沟，很多史料记载其位于西柏坡村外。其实，这条沟就在小村中间，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时干涸，只在暴雨时节才咆哮几天。沟的西侧是一片椭圆形麦场，空荡荡的，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虽然不雅，却也真实。其实，恶石沟的真名是屙屎沟，是几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土名，也是山里人乡土文化和生存状态的写照。土地会议后，文人们嫌其失雅，便在行文时改为现名。

那天一大早，麦场上的石块和粪便被清扫得白白净净。白白净净的麦场，像一张刚刚烙出的浑圆的大饼，香喷喷的，散发着莫名的诱惑。

工作人员在麦场北侧放置一张褪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没有会标、没有标语、没有水杯，更没有麦克风和扩音设备。

面对主席台的中央腹地，排放着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凳子，这就是代表们的座位。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开会时带来，散会时各自带回住所。

场地的四周有几棵半大的槐树和大叶杨，根本挡不住三伏天的炽热。为了遮阳，会场上方临时扯起了一个布棚。布棚下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罗瑞卿……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早早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为了躲避国民党封锁，东北局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脑袋剃得光光，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

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头顶上的阳光火辣辣地炙烤着。聂荣臻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听，一边记。他身后的薄一波，赤腿搭在一个石墩上，边擦汗边摇帽子。

围观的山雀、鹌鹑和斑鸠们，看着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调的陌生人，格外兴奋，在树枝上和天空中“叽叽喳喳”地叫嚷着，实在有些喧宾夺主。几个战士悄悄地走过去，狠狠地往树上投掷石子，鸟儿们猛地意识到闯祸了，便赶紧闭嘴，惊慌地四散飞逃，像一伙神出鬼没的盗贼。

近来，刘少奇一直在闹胃病，虽然天气燥热，却仍要用暖水袋焐着肚子，1.75米的个头，体重竟不足100斤。此时的他，已经离婚，独自带着几个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顿的时候。

开幕式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麦场上的小凳子们聚聚散散。

代表们真实地反映了各地情况，提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特别稠密。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5日，刘发电：“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方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

9月6日，毛泽东回复：“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

……

无形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编织着玄幻的历史风云，酝酿着天网般的民族命运……

一抹猩红的曦光，静静地涂染在西柏坡上，像新鲜的蛋黄，颤颤的。

那是中国的未来！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刘少奇作出了“为彻底平均地权而斗争”的结论。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这个简陋的会场，喊出了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压抑在心底的一句话：平分土地！

这句话像一粒火种，经太行山的山风一吹，火星四溅，烧遍全国各个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晋绥、鲁南、冀热辽、鄂豫皖……

到处是烧地契、埋界桩、量土地的火热场景，到处是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铿锵锣鼓。

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演，从土地开始了。

土改，的确是一场扭转乾坤的大运动！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3. 水东流

各解放区轰轰烈烈进行“土改”的同时，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却在生存与毁灭的缝隙间苦苦地攀爬着，坚守着，运筹着……

国共两党，正在平原上、山坳中、城市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摔跤。

形势，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刘邓扎根大别山，粟裕击毙张灵甫，林彪在东北已经控制大部分

县城和农村。晋察冀的军事问题，也有了根本突破：在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保北三个战役后，又在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三军主力，继而攻克了华北最大的城市——石家庄，并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路段，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为一体。

特别是西北战场，1948年2月29日至3月3日，取得宜川大捷，全歼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约3万人，战局完全改观。延安收复指日可待……

于是，中国的红色革命，像一艘巨大的航船，驶过急流险滩，终于进入了平阔的水域，顺着黄河的方向，顺着河流的方向，向东，向东，向着大平原、大城市靠近……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机关一行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而后，大队人马经晋绥解放区临县双塔、兴县蔡家崖、岢岚、五寨，过恒山余脉，进入雁门关，再经代县、繁峙、伯强，越鸿门崖，抵达五台山。

4月10日，毛周任一行由五台山出发，经射虎川，越长城岭，终于在次日傍晚到达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走进城南庄，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奇怪却又震撼的场面：街道两旁的房顶上人头攒动，却又无声无息。黑黑糊糊的夜色中，只见一双双充满喜悦与好奇的大眼睛，像一簇簇灯火，闪亮着，静静地注视着行走在街心的这群人。

一个多月后的5月27日，这一队人马，又悄悄地潜入了西柏坡。

太行山连绵千里，纵贯北国，号称“中华之脊”。

浩瀚的大山褶皱里，是馒头状的高高低低的山岭和蜂窝状的深深浅浅的山坳，又宛若一只只温厚的佛掌，抚佑着祖祖辈辈的山民，连同他们的苦难和梦想。

坐卧太行，东望中原，北望京都。从山区到平原，从农村到城市。

历史，已经悄悄地却是坚定地跨出了一大步。

4. 梨花小院

“中央大院”的主要工程是在山腹内开掘一条300多米的防空洞，在空地上新盖几间普通办公房和一个机关食堂。对于租用的13户民房，则是简单修缮。由于没有大兴土木，以至于没有引起外界注意。

毛泽东搬来之前，考虑到他在延安时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杨尚昆等人专门请来绥德工匠，仿造了两间窑洞。毛泽东参观后，感觉有些“奢华”，执意让给和刘少奇挤住在一个院内的朱德。而他自己，则另选了一套刘少奇隔壁的普通民宅。

院子里有猪圈、磨盘和鸡窝，卫士认为不够雅观，请示拆除。毛泽东说：“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老乡还要用呢！”于是，只是填平猪圈，其他设施都原物保留。

院内有一棵梨树。转眼已是仲夏，梨子的青胎在悄悄地长大，前天像豌豆，昨天似酸枣，今天已是鹌鹑蛋大小了。

北屋门前还有一棵楸树，树荫下是一面旧磨盘。

夏天的夜晚，毛泽东时常与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围坐在磨盘周围，谈论战局和时局。一盏煤油灯默默无语，几只小飞蛾围绕在周围，细细地谛听……

山风爽爽的，吹拂着小院里昏黄的灯火。火焰熊熊燃烧着，虽然摇摇晃晃，却也脚跟稳定，把一座简陋的土舍映照得流光溢彩，蓬荜生辉！

刘少奇与毛泽东比邻而居。

西柏坡的刘少奇，是最幸福的刘少奇。

在延安时，刘少奇就认识了年轻、美丽、聪慧的王光美。

王光美出生于天津市一个富裕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因为向往共产党，王光美放弃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先是到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任翻译，后又报名去延安，在中央

外事局工作。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刘少奇。

1948年3月，两人意外地在西柏坡的一次舞会上重逢了。

原来王光美离开延安后一直在晋绥解放区参加土改，前些天刚刚随外事局搬到距离西柏坡4华里的柏里村。

这一次，刘少奇没有浪费机会，主动提出了约请。

几天后，两人在刘少奇办公室见面了。

刘少奇正在埋头写东西，看见王光美，马上站起来，惊喜地说：“你真来了！”

两人南山北海地谈论着。最后，刘少奇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并再三强调说，自己年纪较大，身染胃病，婚姻不顺，又有孩子，要对方好好考虑。

已经28岁的王光美虽然学养深厚，性格稳重，却也不乏浪漫情怀，最主要的是她对于中共领袖有着一种特殊的崇敬。面前这个清瘦却又儒雅的人，真是有些让她动心了。追求恋爱的男人，大都愿意展示自己的优点，而他却只是强调自己的缺陷。

她嗫嗫嚅嚅地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有特别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

刘少奇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可以去问李克农。”

王光美又小声追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

刘少奇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就去问一下邓大姐。”

王光美不说话了，静静地低着头，脸色酡红。

忽然，她感觉时间不早了，便怯怯地说：“几点了？我该回去了。”

刘少奇拉开抽屉，拿出一块怀表，遗憾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原来，这块怀表早就损坏了，表盘黄黄的，僵僵的，像一颗风干的鱼眼。

看到这个情况，王光美心里再次触动了。他工作没日没夜，怎么